

苏州大学“211”工程建设资助项目

上海小刀会起义 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

朱从兵 著



文学丛
天津古籍出版社

XUE ZHE WEN CONG

苏州大学“211”工程建设资助项目

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 天国关系重考

朱从兵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 / 朱从兵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696-757-7

I. ①上… II. ①朱… III. ①小刀会—武装起义—关
系—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IV. ①K25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0591号

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

朱从兵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市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757-7

定价: 34.00元

前 言

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学术界所关心的问题。早在1938年,谢兴尧即作《上海小刀会与洪杨关系》,通过夏燮《粤氛纪事》所载温那治递送刘丽川上洪秀全奏折事说明小刀会试图取得太平天国支持的情况^①。萧一山《太平天国诏谕》在研究万大洪安民告示时,探讨了太平军早期与三合会的关系,认为太平军与三合会宗旨不同而深闭固拒,拒绝了上海刘丽川的请援^②。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不同意萧氏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曾经主动争取刘丽川小刀会的加入^③。他在《刘丽川上天王奏跋》^④和《上海起义上天王本章》^⑤中均持相同的看法。梁任葆《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关系的商榷》则认为上海小刀会刘丽川始终积极主动地争取得到太平天国的援助和参加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则没

① 谢兴尧辑:《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1辑,瑶斋丛刻本,第9页。

② 萧一山:《太平天国诏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九辑第281种,台湾文海出版社,第34—35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是连续多年影印出版的大型史料丛刊,每种书都按原版本影印,没有特别注明出版时间,所以,出版时间无法确定。

③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4—74页。又见于钟文典选编:《罗尔纲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123页。

④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2—140页。

⑤ 罗尔纲选注:《太平天国诗文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1—52页。

有给以援助和积极争取他们,其原因“可能是太平天国认为他们没有放弃天地会的传统,保存着一切制度”^①。郦纯《太平天国对上海小刀会起义运动的态度问题》断定在小刀会起义期间太平天国曾经派人与刘丽川联络过^②。梅占奎、刘解权《太平天国支持过小刀会起义吗?》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没有对小刀会起义做过任何实际的援助和支持,而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态度。他们重点从宗教信仰和军事战略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一点^③。此外,前苏联学者B. C. 库赛斯曾撰《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的关系》^④,恩师王庆成撰《从剑桥大学收藏的刘丽川告示论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⑤,对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2003年,在纪念上海小刀会起义1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张一文、谢俊美、张铁宝、张英明、朱守芬、毛节裕、傅清海等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均有所研究^⑥,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张英明先生认为:“从太平天国对待上海小刀会的态度看,应当肯定是欢迎他们加入的。与此同时,以刘丽川为代表的小刀会起义军,也在努力接受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等。然而,他们之间终究未能连为一体,这相对于小刀会而言,太平天国是负有责任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向太平天国对待小刀会的态度追究责任,却又难免有失公允。从太平天国方面说,问题主要不是出在他们对待上海小刀会的态度上,而是出在他们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⑦朱守芬认为:“太平天国对上

① 《历史教学》,1957年二月号,第52—54页。

② 《史学月刊》,1958年第2期。

③ 《文汇报》,1982年5月10日。

④ 南京大学学报丛书《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内部印行,1980年版。

⑤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⑥ 傅一峰、华强主编:《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8—130,204—215,247—258,264—276,65—76,259—263,238—246页。

⑦ 傅一峰、华强主编:《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74页。

海小刀会持无所谓姿态,而小刀会各帮派与太平天国态度,并非都与刘丽川有认同处。”^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扑朔迷离,究竟两者是否有过直接的联系,为什么小刀会大部未能加入太平军,两者是否都曾为此做过积极的努力,这些问题一直是令人感兴趣的。时人的判断和后人的研究都有不同的结论,因此,这些问题仍有重新研究的必要。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上海小刀会起义在酝酿阶段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则关注不够,也有深入探讨的必要。笔者以为,要考虑这个问题,不应简单地回答是有还是无,然后列出相关的若干史实。实际上问题的答案应该分应然的和已然两个层次。所谓应然的,是指两者之间应该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联系或关系,这要深入地去分析两者在主观上对对方的认识、态度和政策。所谓已然的,是指两者客观上已经实际发生的联系或者联合的行动,这种联系还可能有一些中间的环节和链条,不一定显得那么直接。这种应然的或已然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或阶段会受到不同因素或不同形势的影响,因而会有不同的表现。笔者以为有必要分几个阶段去进行考察,并将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诸多关系(如列强和清政府、列强和太平天国、清政府和太平天国的关系)中去研究,才能有更为深入的认识。黄宇和在比较上海小刀会和广东天地会与列强关系时正确地指出:“确实,这两座城市(指上海和广州)存在着当地叛军、缔约国、清政府和多少还包括太平军这四个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它们远比历史学家们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②因此,笼统的、一般性的分析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种仅仅根据当时寓沪外侨和后来外人著作的简单断

① 傅一峰、华强主编:《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1页。

② [澳]黄宇和:《太平军的远方同盟军:1853—1855年上海与广州的叛军及其同缔约国的相互作用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言而得出两者并无关系的结论是非常轻率的^①，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而对这些断言的时空语境不作认真的考察，也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

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在酝酿阶段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笔者的观点是：由于沪宁相距较近以及上海开埠之后形成的社会特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酝酿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就不同于当时其他各地的反清武装起义。这种关系，不只是表现在小刀会在酝酿阶段受到精神力量的鼓舞或受宏观上造成的反清声势的影响，而是有实质性的内容：一是太平军攻陷南京后造成的江南地区阶级力量的变化为小刀会起义创造了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二是在起义的酝酿阶段小刀会和太平军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联系^②。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以后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笔者认为，事实上，小刀会起义期间一直在进行融入太平天国反清起义洪流的努力，但由于受各种关系的影响和自身局限性的制约，未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最终在一片乱相中分散逃亡，只有部分起义军融入太平天国大潮中。这个过程如果按照小刀会对太平天国的战略变化明显地呈现出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既有双方所作的政策调整，也有双方直接的使者往来，还有双方在军事上的接应或策应行动，更有为迷惑第三方（清政府或列强在沪势力）而采取的权宜谋划等等。这些情况是以往的研究者所没有充分注意到的。

① 这类的断言如：兰宁、柯灵的《上海史》说：“厦门为三合会党徒所占领，而三合会却是为太平天国分子所鄙弃的，正是这个样子。”（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8页。以下简称《汇编》。）冈察洛夫《三桅巡洋舰“帕拉达”号》载：“南京起义军当局认为上海是个极渺小的地点，因而未派救兵驰援。”（《汇编》，第718页）泰勒的《晏玛太传》说：“上海叛党起事虽与太平天国运动同时发生，但是两者之间并无真正的联系。”（《汇编》，第538页）此类的断言还有很多，下文将陆续论及。

② 朱从兵：《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酝酿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初探》，见《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87—90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之所以名为《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是因为笔者的研究是在前人、他人有了许多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以不同的方法进行的实证分析,结论亦与前人、他人有所不同。本书的结构是一个整体,第一部分《一个真实的刘丽川》具有一定的概论性质,随后的五个部分按照上海小刀会起义对太平天国关系演变的若干阶段而展开,研究了每个阶段小刀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书后所附录的两篇论文,都与本书的论题有关,刘丽川上洪秀全奏折的时间问题,不宜在书中展开,故有《附录一》。曾水源本是太平天国前期很有前途的高层文书官员,但他因进攻东坝失败而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太平天国对进攻东坝的重视。本书论点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认为,太平天国进攻东坝具有策应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目的,故有《附录二》。本书的每一部分又可独立成文,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少量史料的重复。为了保持每一部分的完整性,为了便利读者的阅读,笔者未作过度的删节处理。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真实的刘丽川	(1)
一、刘丽川与起义的发动	(1)
二、寻求出路的努力和心态	(8)
三、刘丽川的下落问题	(16)
第二章 有利的条件和可能的联系	
——酝酿阶段[咸丰三年二月至七月(1853年3月—1853年8月)]	
.....	(29)
一、三个有利的条件	(31)
二、三个可能的联系	(39)
第三章 战略初定:等待接管	
——第一阶段[咸丰三年八月至十二月(1853年9月—1854年1月)]	
.....	(47)
一、“等待接管”战略的提出	(48)
二、外侨社会的反应	(59)
三、太平天国的回应	(69)
四、内部的动摇与议降风潮	(79)
五、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的战略问题	(88)
第四章 战略调整:率众归附	
——第二阶段[咸丰四年正月至五月(1854年2月—1854年6月)]	
.....	(96)

一、初步的战略调整	(96)
二、太平天国的“率众来归”政策	(99)
三、对太平天国政策的反应	
——内部政策的调整与林阿福出走事件	(114)
四、列强对太平天国政策的反应	
——列强从中凑合的“献城”谈判	(125)
第五章 战略实施:配合策应	
——第三阶段[咸丰四年六月至十月(1854年7月—1854年11月)]	
.....	(132)
一、太平天国的策应与小刀会的配合	(132)
二、小刀会和清军的兵力问题	(143)
三、小刀会的内部矛盾问题	(157)
第六章 战略分歧:内讧而散	
——第四阶段[咸丰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1854年12月—1855年1月)]	
.....	(164)
一、法军公开武装干涉小刀会起义	(164)
二、小刀会内部的战略分歧	(169)
三、最后的突围与失败	(183)
结论	(196)
附录一:刘丽川上洪秀全奏折时间考	(201)
附录二:太平天国前期高层文书人员的命运	
——以曾水源为中心的考察	(223)
后记	(249)

第一章 一个真实的刘丽川

咸丰三年八月初五日(1853年9月7日),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至咸丰五年正月初一(1855年2月17日),起义军突围失败,有一部分人投奔了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刘丽川,一度被称为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英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历史故事》和《上海民间故事》等读物描绘的都是其英勇的形象,甚至还有歌舞剧、电影等艺术形式对其称颂,反映了他英勇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其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刘丽川根本就不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英雄,他胸无大志,精神萎靡,一身软骨,形象不佳,身上显现的都是会党趋利避害的本性,他不可能使小刀会起义有好的前途。

一、刘丽川与起义的发动

刘丽川,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生,广东香山县人,小字阿混,又名阿元、阿源^①,或称子材^②,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在家可能排行

① 《汇编》,第40—41、210、165页。

② 据《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载:“粤党之魁曰刘子材,自封元帅,伪号大明……”(《汇编》,第37页)。

老二,上有大哥,下有一弟^①。年龄渐长,即“力耕乡落”。据他自己说,由于“时世变迁,人民失业”,他“夙兴夜寐”,经过“再四思维”,感到“大丈夫当立功名于乱世,不宜缩首以潜身”,似乎立有雄心大志。此后的事实表明,这只不过是他在上洪秀全奏折中的漂亮话而已,他并没有实现这种雄心大志的决心、能力和魄力。立志之后,他来到香港,到洋行工作,得以与后来成为上海道的同乡吴健彰相识,学会了英语^②。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1845年11月19日),经劳德泽介绍加入了三合会,于是“暗招军士”,发展会员^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来到上海,寻求进一步发展。他初到上海,在小东门内康家弄开烟店为生,与此同时,还曾做过丝茶栈伙、糖业捐客、商场经纪人、夷商通事^④。他从事的这些工作使他在上海有了较为广泛的人际关系,也使他对开埠通商后的上海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and 了解。

刘丽川一直没有结婚,“轻施与”,慷慨大方,所以,在上海同乡人“咸悦服推重之”。上海鸦片泛滥,为走私鸦片的集散地,自开烟店的刘丽川也有了吸食鸦片的嗜好。“轻施与”的性格和吸鸦片的嗜好,使他很快地“落魄无生计”。当时吴健彰出任上海道台,刘丽川欲以同乡兼旧识的关系出入道署,谋一份职业。但是,吴健彰听说

① 吴煦档案中藏有一份《小刀会首领名单》,其中记刘阿源说:“名丽川,香山人,卅五岁。有胞弟阿安,十八岁。”(《汇编》,第210页)《北华捷报》1853年10月29日的《战况报道》称:“据闻,刘丽川的一个大哥,即三合会大头目及另外一位同道于上星期乘‘爱翁娜’(Iona)号从广州来沪,并已安抵上海。”(《汇编》,第77页)因此,刘丽川有可能在家排行老二。

② 《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转引自《汇编》,第40—41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0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

④ 关于刘丽川在起义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有多种说法,其中糖业捐客是最多的一种说法。笔者以为,多种说法并不矛盾,这反映了刘丽川曾从事多种工作,并不固定。可参见《汇编》,第54—55、165、733、781、972—973、985页。

刘丽川“在沪所为多不法”，而自己“身居监司”，拒绝与他交往，“引嫌避之”^①。无望之中，刘丽川遂“抄袭方书为人治疡颇验，遇贫苦不受馈，由此名借甚”，在同乡中又有了相当的威望^②。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多聚无赖，窝藏逆党悍贼”^③，创立了以广东同乡为主体的三合会。刘丽川的威望，也使吴健彰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两人往来甚为亲密，刘丽川为吴健彰管理账目。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苏、常等地告紧，上海官绅招乡勇预为防堵，吴健彰所募之勇，多为广东人，即系刘丽川管带^④。此外，据当时传说，刘丽川已在新闸关工作多年，为吴健彰“最信用之人”，“前次带领艇船赴镇江，已得蓝翎守备衔”^⑤。这样，刘丽川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吴健彰的财权和兵权。

虽然上海官绅招乡勇预为防堵，但是，“苏松提镇兵半调防京口”，总体来说，使“沿海戍守单弱”。在上海地区人民的抗漕抗粮斗争高涨，特别是在青浦周立春的抗漕斗争的鼓舞下，上海地区的秘密结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上海小刀会。组织的扩大需要更多的经费，据载：“盖小刀会有七党，闽广为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恃勇好斗，聚众数千。而观察一岁所须军食，不过三万金，焉能厌其欲者，杯水舆薪，初可济乎！”^⑥由于刘丽川为吴健彰管理账目，“稔知道署存银甚多”^⑦，因此，小刀会决定劫库纵囚。为什么要纵囚？当时小刀会的首领之一潘金珠（又称小金子、小禁子、小锦子、小镜子、小景

①（清）夏燮：《中西纪事》，转引自《汇编》，第999—1000页。

②（清）黄本铨：《泉林小史》，转引自《汇编》，第972—973页。

③（清）毛祥麟：《三略汇编·小刀会纪略（卷五）》，转引自《汇编》，第985页。

④《汇编》，第251、253、269页。

⑤《道署接苏城杨来信（八月十三日到）》，《平粤纪闻》，转引自《汇编》，第188页。又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五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页。

⑥《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转引自《汇编》，第36页。

⑦《升任浙江巡抚黄宗汉奏》（咸丰五年二月庚戌），《汇编》，第269页。

子、潘阿考、潘可祥、潘起亮等^①)正在狱中。咸丰三年八月初五日(1853年9月7日),正是道台吴健彰丁祭(又一说为祭孔)之日,刘丽川等率众突入县署纵囚,出狱后的潘金珠立即手执利刃跑进县署内堂,寻至花厅上,将上海知县袁祖惠刺死^②。随后小刀会又到道署,将吴健彰控制起来^③,并劫取了道库征存税银并捐项三四十万两^④。

本来起事的目的是为了劫库获得经费,“志在掳抢”,在随后的几天里,小刀会又纠集徒众千人,在全城范围内“抢劫”。黄本铨说:“噫,揆贼之初衷,不过劫掠之故智耳。”^⑤因此,曾到刘丽川元帅府的美国人泰勒形容说:“经过一间间大屋,堆满许多银锭(每锭约合美金七十二元),宛如美国南部的谷仓堆满麦穗一样。银锭堆至屋顶,旁边只留二英尺阔的空当作为通道。”^⑥但是,“戕官劫库”,“罪无可

① 《汇编》,第42、958、962、967、973、984、1006、1017、1031页。

② 关于刘丽川与潘小镜子的关系有三种说法。蒋恩《兵灾纪略》认为潘小镜子是在起义后加入刘丽川的组织的(参见《汇编》,第1006页);而《法华乡志》认为在起义前刘丽川即暗中与在狱中的潘小镜子联系上了(参见《汇编》,第962—963页),《松江府续志》则认为在起义前是潘小镜子在出狱后主动与刘丽川等人联合起来的(参见《汇编》,第967页)。总之,潘、刘关系在小刀会起义酝酿和起初是比较重要的。

③ 严中平辑译:《怡和书简选》,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3页。据载:当时,“威妥玛(Thomas Wade)曾到城里去过约一个钟头,他见过吴健彰,吴虽受暴徒严密监视,却还保持尊严”。

④ 《汇编》,第999—1000、269页。所得银两多少,当时的传说不一,据《忆昭楼洪杨奏稿》之《道署接苏城杨来信》称:“上海系于初五辰刻起事,道库有积存银四十四万两,尽行劫去。初七日,复又将道署内存囊银二十余万亦全劫去。”(《汇编》,第187—188页)。

⑤ (清)黄本铨:《泉林小史》,转引自《汇编》,第981页。

⑥ [美]泰勒(Charles F. Taylor):《晏玛太传》,转引自《汇编》,第534—536页。据曹晟《红乱纪事草》载,直至甲寅三月,还发生如下事体:“二十九日,贼因夺财起衅,自相残杀,会于邑庙,汹汹然如对阵,未交绥,有土奸二拜劝甚力,乃解。”(上海通社辑《太平军·小刀会乱沪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四辑第234种,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年印行,第114页)。

逃”。怎么办？由于刘丽川一直享有较高的威望，因此，小刀会遂推刘丽川为首（一说李少卿推刘丽川为主^①），“思拥众据城”。刘丽川遂派人分守各门，将东北三门关闭^②。他以文庙为自己的司令部，开始在各处张贴安民告示，要求百姓安居乐业。他在告示中自称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在他之下，还有陈阿林、林阿福等19人，俱有元帅、将军之号，从而建立了起义的领导层^③。八月初九日，他又派人进攻南汇，八月初十日，克之。八月十六、十七日，潘金珠攻陷川沙、宝山等地，而刘丽川则亲自率众进攻嘉定、太仓等地^④。进攻太仓失败，八月十九日，刘丽川率千余人乘船十余只从嘉定返回上海。他坐在船头，戴大红兜，披大红衣，煞是威风。行至法华，因向商民索饷，而与乡民争斗，互有损伤，遂退。从此即坚守上海县城^⑤。这样，小刀会从劫库纵囚就发展成为一场攻城略地的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是些什么人呢？据载：“其滋事之徒，皆系闽、广及本地练勇所纠集”，“又闻闽、广匪徒最多粮船水手”^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上海口岸移民社会的矛盾和特质。随着近代对外贸易中心北移到上海，大批传统的沙船水手亦随之来到上海，但由于外商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不少水手失业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入小刀会起义，正是他们寻求出路的一种表现。

被临时推为首领的刘丽川，其在小刀会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刘丽川是他自己创立的广东人为主体的上海三合会

①（清）诸成琮：《桑梓闻见录》，转引自《汇编》，第1056页。

②（清）毛祥麟：《三略汇编·小刀会纪略（卷五）》，转引自《汇编》，第997页。佚名《平贼纪略》则说：起事之后，“匪众推戴刘丽川为首，乃开南门，听民出入，索巨商郁氏助饷，郁氏从而民皆无害”（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1页）。

③（清）黄本铨：《泉林小史》，转引自《汇编》，第974页。

④《汇编》，第968、1007页。

⑤《汇编》，第1007、962—963页。

⑥《又初九日到青浦县禀》，《忆昭楼洪杨奏稿》，转引自《汇编》，第144页。

的首领,有许多的资料记载他是“粤党魁”或“粤之魁”,与号称“闽党魁”或“闽之魁”的林阿福并列^①。还有一种说法是:“北城以广党刘丽川为首。”^②这似乎表明,刘丽川并未担负起全部的领导责任。但是,起义之初,社会上都传说“上海城中贼首”是刘丽川^③,称他为上海小刀会的领袖或首领^④。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于咸丰三年八月十一日即记:“贼首名刘丽川,称天下大元帅。置将军以下官甚多。”^⑤梅朋和弗莱台甚至在《上海法租界史》中称:“他是占领上海县城的那群人的真正的首领,是他们的出主意并发号施令的头脑。”^⑥斯嘉兹的《在华十二年》也说:“统领叛党全局的首领是刘丽川”,并说“刘丽川是总领导”^⑦。事实上,由于上海小刀会是由多个地缘性秘密结社组成的,内部的派性很强,刘丽川虽被推为首领,但未能有效地领导全局的工作,内部从一开始就在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内部各派分歧很大。最初在如何对待吴健彰的问题上,刘丽川主张释放,而陈阿林则主张杀掉^⑧;其后在分配“赃物”时又因不均而起争执,据载:“刻闻闽、广同伙中因分赃不均,互有寻衅之意。”^⑨八月十三日,即有人说:“暴徒已分做两派,一派广东

① 《汇编》,第129、965、1020页。

② 《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转引自《汇编》,第40页。

③ 《真如镇典铺来信二(九月十八日)》,《忆昭楼洪杨奏稿》,转引自《汇编》,第165页。

④ 《汇编》,第733、62页。

⑤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页。

⑥ [法]梅朋(C. B. Maybon)、弗莱台(J. Frédet):《上海法租界史》,转引自《汇编》,第783页。

⑦ [英]约翰·斯嘉兹(John Scarth):《在华十二年》,转引自《汇编》,第552、558页。

⑧ [美]晏玛太(M. T. Yates):《太平军纪事》(简又文译),转引自《汇编》,第520—521页。

⑨ 《道署接苏城杨来信(八月十三日到)》,《平粤纪闻》,转引自《汇编》,第187页。

人以刘为首,一派福建人以李为首,两派正在自相火并中。”^①同一天,还有人探称:“又闻闽、广贼匪两不相投,彼此争斗,该贼米粮器械大缺。”^②在咸丰三年底至咸丰四年初的议降风潮中,两派的意见多不能统一,大多因福建帮的反对而不成。这在咸丰帝的上谕中亦有反映。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854年1月2日),咸丰帝的上谕说:“据称:吴健彰因贼目刘丽川、林阿福等反复无常,连日督船进攻,贼势穷蹙,现在谢继超令勇目谢安邦往向说降。该匪刘丽川等称系林阿福不允,是以迁延未绝,若令各炮台停止放炮,即行归降等情。”^③此后,多次的议降都是这种情况,兹不赘述。内部的分歧大大削弱了他的威望和地位,到后来,刘丽川的地位已经很低了,林阿福、陈阿林在小刀会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刘丽川,刘丽川的部属没有陈阿林的多,“他的实权也比不上陈阿林那么大”^④。以陈阿林为首的福建帮甚至与以他为首的广东帮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较严重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咸丰四年八九月间(1854年10月),《北华捷报》报道说:“星期二(1854年10月10日[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城内一处失火,起火原因不明。听说上星期刘丽川的部队与陈阿林的部队发生冲突;据报道,双方各死去三四人。有一个军官的肩膀被铙弹打中,几乎被击毙。”^⑤第二次则发生在咸丰四年十二月十八日(1855年2月4日),据报道,陈阿林打死刘丽川的秘书,他说他宁死不投降,他有党徒700人,包括所有外国人在内^⑥。这个事件产生了

① 严中平辑译:《怡和书简选》,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5页。

② 《华亭稟(八月二十日到)》,《忆昭楼洪杨奏稿》,转引自《汇编》,第147页。

③ 咸丰三年十二月甲戌(初四日)上谕,转引自《汇编》,第277页。

④ [英]约翰·斯嘉兹(John Scarth):《在华十二年》,转引自《汇编》,第558页。

⑤ 《刘丽川和陈阿林的消息》,《北华捷报》,1854年10月14日,转引自《汇编》,第110页。

⑥ 严中平辑译:《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转引自《汇编》,第514—515页。